

大夏

大夏书系·成尚荣教育文丛

流派观察

成尚荣 / 著

课程改革深化的今天，
教学流派研究不能缺席

从文化视角看，教学流派研究，
说到底是关于人的研究，
为儿童的发展，
是其最终价值旨归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夏

大夏书系·成尚荣教育文丛

流派观察

成尚荣 / 著

著者：成尚荣
编者：成尚荣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7-309-05000-0
定价：25.00元

ISBN 7-309-05000-0
定价：25.00元

ISBN 7-309-05000-0
定价：2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派观察 / 成尚荣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675-6626-2

I. ①流… II. ①成… III. ①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IV. ①G63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2404号

大夏书系·成尚荣教育文丛

流派观察

著者 成尚荣
策划编辑 李永梅 林茶居
特约编辑 翟毅斌
审读编辑 张思扬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开
插 页 1
印 张 16.5
字 数 261千字
版 次 2018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一次
印 数 6100
书 号 ISBN 978-7-5675-6626-2/G·10464
定 价 52.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自序

● 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自己的故事

曾经犹豫很久，不知丛书的自序究竟说些什么，从哪里说起，怎么说。后来，我想到，丛书是对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小结，而人生好比是个坐标，人生的经历以及小结其实是在坐标上讲述自己的故事。于是自序就定下了这个题目。

与此同时，我又想到故事总是一节一节的，一段一段的，可以分开读，也可以整体地去读。因此，用“一、二、三……”的方式来表达，表达人生的感悟。

一、尚可：对自己发展状态的认知

我的名字是“尚荣”二字。曾记得，原来写的是“上荣”，不知何人、何时，也不知何因改成“尚荣”了。那时，家里人没什么文化，我们又小，改为“尚荣”绝对没有什么文化的考量，但定有些什么不知所云的考虑。

我一直认为“尚荣”这名字很露，不舍蓄，也很俗，不喜欢，很不喜欢。不过，现在想想，“尚荣”要比“上荣”好多了，谦逊多了，也好看一点。

我对“尚荣”的解读是“尚可”，其含义是，一定要处在“尚可”的认知状态，然后才争取从尚可走向尚荣的理想状态。

这当然是一种自我暗示和要求。我认为，人不能喧闹，不能作秀，更不能炫耀（何况还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资本）。但人不能没有精神，不能没有思想，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有追求的人，做一个精神灿烂的人。正是“尚可”“尚荣”架构起我人生的坐标。尚可，永远使我有种觉醒和警惕，无论有什么进步、成绩，只是“尚可”而已；尚荣，永远有一种想象和追求，无论有什么进展、作为，只不过是“尚荣”而已。这一发展坐标，也许是冥冥之中人生与我的约定以及对我的承诺。我相信名字的积极暗示意义。

二、走这么久了，才知道现在才是开始

我是一只起飞很迟的鸟，不敢说“傍晚起飞的猫头鹰”，也不愿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说起飞很迟，是因为61岁退休后才安下心来，真正地读一点书，写一点小东西，在读书和写作中，生发出一点想法，然后把这些想法整理出来，出几本书，称作“文丛”。在整理书稿时，突然之间有了一点领悟。

第一点领悟：年龄不是问题，走了那么久，才知道，原来现在才是开始。人生坐标上的那个起点，其实是不确定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成为起点；起点也不是固定的某一个，而是一个个起点串联起发展的一条曲线。花甲之年之后，我才开始明晰，又一个起点开始了，真正的起点开始了。这个点，就是退休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的：我不能太落后。因为退休了，不在岗了，人一般会落后，但不能太落后。不能太落后，就必须把过去的办公桌，换成今天家里的那张书桌，书桌告诉我，走了那么久，坐在书桌前，才正是开始。所以，年龄真的不是问题，起点是自己把握的。

第二点领悟：人生是一首回旋曲，总是要回到童年这一人生根据地去。小时候，我的功课学得不错，作文尤其好。那时，我有一个巴望：巴望老师早点发作文本。因为发作文本之前，总是读一些好作文，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也常听说，隔壁班的老师也拿我的作文去读。每当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我会想入非非：总有一天要把作文登在报刊上，尤其是一定

要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一篇文章。童年的憧憬和想象是种潜在的力量。一个人童年时代有没有一点想入非非，今后的发展还是不同的。和过去的学生聚会，他们也逐渐退休了，有的也快70岁了。每每回忆小学生活，总忆起那时候我读他们的作文。文丛出了，我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童年，那是我人生的根据地；人总是在回旋中建构自己的历史，建构自己的坐标，总得为自己鸣唱一曲。

第三点领悟：人的发展既可以规划又不能规划，最好的发展是让自己“非连续发展”。最近我很关注德国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的“非连续”教育理论。博尔诺夫说，人是可以塑造的，但塑造的观点即连续性教育理论是不完整的，应当作重要调整和修正，而非连续性教育倒是对人的发展具有根本的意义。我以为，非连续性教育可以迁移到人的非连续性发展上。所谓非连续性发展，是要淡化目的、淡化规划，是非功利的、非刻意的。我的人生好像用得上非连续发展理论。如果你功利、浮躁、刻意，会让你产生“目的性颤抖”。人的发展应自然一点，“随意”一点，对学生的教育亦应如此，最好能让他们跳出教育的设计，也让名师的发展跳开一点。只有“尚可”，才会在不满足感中再向前跨一点。

三、坐标上的原点：追寻和追赶

文丛实质上是我的一次回望，回望自己人生发展的大概图景，回望自己的坐标，在坐标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回望不是目的，找到那个点才最为重要。我要寻找的是那个坐标上的原点，它是核心，是源泉，是出发点，也是回归点。找到原点，才能架构人生发展的坐标，才会有真故事可讲。

那个点是什么呢？它在哪里呢？

它在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中。我一直坚信这样的哲学判断：人是意义的创造者，但人也可以是意义的破坏者。我当然要做意义的创造者。问题是何为意义。我认定的意义是人生的价值，既是个人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也是对他人对教育对社会产生的一点影响。而意义有不同的深度，价值也有不同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人生没有统一的深度和高度，也没有统一的进度和速度，全在自己努力，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努力了，达到自己的高度才重

要，把握自己的进度才合适。而所谓的努力，对我来说就是两个字：追赶。因为我的起点低，基础薄弱，非“补课”不可，非追赶不可。其实，追赶不仅是态度，它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我追赶青春的步伐。路上行走，我常常不自觉地追赶年轻人的脚步，从步幅到步频。开始几分钟，能和年轻人保持一致，慢慢地赶不上了。过了几分钟，我又找年轻人作对象，去追赶他们的脚步，慢慢地，又落后了。追赶不上，我不遗憾，因为我的价值在于追求。这样做，只是对自己的要求，是想回到青年时代去，想再做一回年轻人，也是向年轻人学习，是向青春致敬的一种方式。有了青春的步伐，青春的心态，才会有青春的书写。

我追赶童心。我曾不止一次地引用作家陈祖芬的话：人总是要长大的，但眼睛不能长大；人总是要变老的，但心不能变老。不长大的眼是童眼，不老的心是童心。童心是可以超越年龄的，只要有童心，就会有童年，就会有创造。我自以为自己有颗不老的童心，喜欢和孩子说话，喜欢和年轻人对话，喜欢看绘本，喜欢想象，喜欢天上云彩的千变万化，看到窗前的树叶飘零了，我会有点伤感。追赶童心，让我有时激动不已。

我追赶时代的潮流。我不追求时尚，但是我不反对时尚，而且关注时尚。同时，我更关注时代的潮流，课程的，教学的，教育的，儿童的，教师的；经济的，科技的，社会的，哲学的，文化的。有人请我推荐一本杂志，我毫不犹豫地推荐《新华文摘》，因为它的综合性，让我捕捉到学术发展的前沿信息。每天我要读好几种报纸，报纸以最快的速度传递时代的信息，我会从中触摸时代的走向和潮流。读报并非消遣，而是让其中一则消息触动我的神经。

所有的追赶，都是在寻觅人生的意义。人生坐标，当是意义坐标。意义坐标，让我不要太落后，让我这只迟飞的鸟在夕阳晚霞中飞翔，至于它落在哪个枝头，都无所谓。迟飞，并不意味着飞不高飞不远，只要是有意义的飞翔，都是自己世界中的高度和速度。

四、大胸怀：发展的坐标要大些

人生的坐标，其实是发展的格局，坐标要大，就是格局要大。我家住傅

厚岗。傅厚岗曾住过几位大家——徐悲鸿、傅抱石、林散之，还有李宗仁。我常在他们的故居前驻足，见故屋，如见故人。徐悲鸿说，一个人不能有傲气，但一定要有傲骨；傅抱石对小女傅益瑶说，不要做文人，做一个有文化的人，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胸襟培养起来。徐悲鸿、傅抱石的话对我启发特别大。我的理解是：大格局来自大胸怀，胸怀大是真正的大；大格局不外在于他人，而是内在于人的心灵。而胸怀与视野联系在一起。于是，大视野、大胸怀带来大格局，大格局才会带来大一点智慧，人才能讲一点更有内涵、更有分量的故事。这是我真正的心愿。

大胸怀下的大格局，是由时间与空间架构成的坐标。用博尔诺夫的观点看，空间常常有个方向：垂直方向、水平方向和点。垂直方向引导我们向上，向天空，向光明；水平方向引导我们向前；点则引导我们要有一个立足点。无论是向上，还是向前，还是选择一个立足点，都需要努力，都需要付出。而时间则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时间特别引导人应当有明天性。明天性，即未来性，亦即向前性和向上性。所以，实践与空间构筑了人生的坐标，这样的坐标是大坐标。

五、对未来的慷慨：把一切献给现在

在这样的更大坐标中，需要我们处理好现实与未来的关系。我非常欣赏这样的表述：对未来的慷慨，是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现在。其意不难理解：不做好现在哪有什么未来？因此想要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故事，则要从现在开始，只有着力讲好今天的故事，才有明天的故事。有一点，我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不虚度每一天，读书、读报、思考、写作成为一天的主要生活内容，也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有老朋友对我的评价是：成尚荣不好玩。意思是，我不会打牌，不会钓鱼，不会喝酒，不喜欢游山玩水。我的确不好玩。但我觉得我还是好玩的。我知道，年纪大了，再不抓紧时间读点书写点什么，真对不起自己，恐怕连“尚可”的水平都达不到。这位老朋友已离世了，我常默默地对他说：请九泉之下，仍继续谅解、宽容我的不好玩吧。真的，好不好玩在于自己的价值认知和追求。

六、首先做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讲述的故事不管有多大，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做个好人。做个好人真不容易。我对好人的定义是：心地善良，有社会良知，谦虚，和气，平等对人，与人为善，多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想想。我的主要表现是：学会“让”。让，不是软弱，而是不必计较，不在小问题上计较，不在个人问题上计较。所谓好人，说到底是个有道德的人。参与德育课程标准的研讨，参与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审查，参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论证，我最大的体会是：道德是照亮人生之路的光源，人生发展坐标首先是道德坐标。我信奉林肯的论述：“能力将你带上峰顶，德行将让你永驻那儿。”我还没登上峰顶，但是道德将成为一种攀登的力量和永驻的力量。我也信奉，智慧首先是道德，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智慧就是就那些对人类有益的或有害的事采取行动的伴随着理性的真实的能力状态。我又信奉，所谓的退、让，实质上是进步，一如插秧歌：“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我还信奉，有分寸感就不会贪，有意志力就不怕，有责任心就不懒，有自控力就不乱。而分寸感、意志力、责任心、自控力无不与道德有关。

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故事，是一个反思、梳理、提升的过程，学者称之为“重撰”中的深加工。文丛试图对以往的观点、看法作个梳理，使之条理化、结构化，得以提升与跃迁。如果作一些概括的话，至少有三点体会。其一，心里有个视角，即“心视角”。心视角，用心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心视角有多大，坐标就可能有多大；心视角有多高，坐标就可能有多高。于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对任何观点对任何现象的分析、认识看高不看低，往深处本质上去看，往立意和价值上去看。看高就是一种升华。其二，脑子里有个思想的轮子。思想让人站立起来，让人动起来、活起来，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来自哲学，来自文学，来自经典著作。我当然相信实践出真知，但是实践不与理论相结合，是出不了思想的。思想好比轮子，推着行动走。倘若文章里没有思想，写得再华丽都不是好文章。我常常努力地让思想的轮子转动起来。发展坐标是用思想充实起来、支撑起来的。其三，从这扇门到那扇门，打开一个新的天地。读书时，我常有种想

象，我把这种阅读称作“猜想性阅读”。这样的阅读会丰富自己原有的认知框架，甚至可以改变自己原有的认知框架。写作则是从这扇门到那扇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及深，是新的门窗的洞开。

七、把坐标打开：把人、文化，把教育的关注点、研究点标在坐标上

更宽广的视野，更丰富的心视角，必然让坐标向教育、向生活、向世界打开。打开的坐标才可能是更大的坐标。我对专业的理解，不囿于学科，也不囿于课程，而要在人的问题上，在文化的问题上，在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些大问题上有些深度的阐释和建构，这样的专业是大专业。由此，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我曾提出“第一专业”的命题。对教师专业发展如此，对教育科研工作者也应有这样的理解与要求。基于这样的认识，文丛从八个方面梳理、表达了我这十多年对有关问题思考、研究的观点：儿童立场、教师发展、道德、课程、教学、语文、教学流派以及核心素养。我心里十分清楚：涉及面多了，研究的专题不聚焦，研究的精力不集中，在深度上、在学术的含量上达不到应有的要求。不过，我又以为，教育科研者视野开阔一点，视点多一点，并不是坏事，倒是让自己在多样性的认知与比较中，对某一个问题发现了不同的侧面，让问题立起来，观察得全面一些，也深入一些。同时，研究风格的多样化，也体现在研究的方向和价值上。

坐标打开，离不开思维方式和打开方式。我很认同“遮詮法”。遮詮法是佛教思维方式。遮，即质疑、否定；詮，即诠释、说明。遮不是目的，詮才是目的；但是没有遮，便没有深度、独特的詮；反过来，詮让遮有了更充足的理由。由遮到詮是思维方式，也是打开、展开的方式。

遮詮法只是我认同并运用的一种方式，我运用得比较多的是“赏詮法”。所谓赏，是肯定、认同、赞赏。我始终认为，质疑、批评、批判，是认识问题的方式，是指导别人的方式，而肯定、认同、赞赏同样是认识问题的方式，同样是指导别人的方式，因为肯定、认同、赞赏，不仅让别人增强自信，而且知道哪些是认识深刻、把握准确、表达清晰的，需要保持，需要将其放大，争取做得更好。对别人的指导应如此，对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也应这

样。这样的态度是打开的，坐标也是打开的。打开坐标，研究才会有新视野和新格局。

打开，固然可以深入，但真心的深入应是这一句话：“根索水而入土，叶追日而上天。”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向上飞扬，向下沉潜。要向上，还要向下，首先是“立起身来”。原来，所有的坐标里，都应有个人，这个人是站立起来的。这样的坐标才是更大的坐标。

八、打开感性之眼，开启写作之窗

不少人，包括老师，包括杂志编辑，也包括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我的写作是有风格的，有人曾开玩笑地说：这是成氏风格。

风格是人的影子，其意是人的个性使然，其意还在风格任人去评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写作风格究竟是什么，只知道，那些文字是从我的心里流淌出来的，大概真实、自然与诗意，是我的风格。

不管风格不风格，有一点我是认同的，而且也是在努力践行的，那就是相信黑格尔对美的定义：美是用感性表达理念和理性。黑格尔的话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感悟”，以及宗白华《美学散步》中的“直觉把握”是相同的，相通的。所以，我认为，写作首先是打开感性之眼，运用自己的直觉把握。我自觉而又不自觉地坚持了这一点。每次写作，总觉得自己的心灵又敞开了，又自由呼吸了一次，似乎是沿着一斜坡向上起飞、飞翔。心灵的自由才是最佳的写作状态，最适宜的写作风格。

当然也有人曾批评我的这一写作风格，认为过于诗意，也“带坏”了一些教师。我没有过多地去想，也没有和别人去辩论。问题出在对“诗意”的理解存在偏差。写作是个性化的创造，不必去过虑别人的议论。我坚持下来了，而且心里很踏实。

九、讲述故事应当有一个丰富的工具箱

工具的使用与创造，让人获得了解放，对工具的使用与创造已成为现代人的核心素养。

讲述故事也需要工具，不只是一种工具，而且要有个工具箱。我的工具箱里有不少的工具。一是书籍。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书籍是人类创造的伟大工具。书籍这一工具，让我的心灵有了一次又一次腾飞的机会。二是艺术。艺术是哲学的工具。凭借艺术这一工具我走向哲学的阅读和思考。长期以来，我对艺术作品及其表演非常关注。曾记得，读师范时，我有过编写电影作品的欲望，并很冲动。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好笑，又非常欣慰。因为我那电影梦，已转向对哲学、伦理学的关注了。三是课程。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看，课程是手段、是工具。课程这一透镜，透析、透射出许多深刻的意蕴。四是教科书。我作为审查委员，对教材进行审查时，不是审查教材本身，而是去发现教材深处的人——教材是不是为人服务的。工具箱，提供了操作的工具，而工具的使用，以及使用中生成的想象，常常帮助我去编织和讲述故事。

十、故事让时间人格化，我要继续讲下去

故事可以提供一个可供分享的世界。不过，我的目的，不只在与世界分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故事让时间人格化，让自己的时间人格化。讲述故事，是对过去的回忆，而回忆时，是在梳理自己的感受，梳理自己人格完善的境脉。相信故事，相信时间，相信自己的人生坐标。

我会去丰富自己的人生坐标，在更大的坐标上，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2017年1月15日

写在前面

● 流派新观察

苏派研究已过去五年了。我的研究其实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退休后，2003年左右，我从艺术流派自然想到教育（学）流派，2008年我在《教育研究》上发表了《当下教学改革发展的态势与教学流派产生的可能》一文，并对流派的内在规定性有了一点分析。第二阶段，是在“十一五”的后半段及“十二五”的前半段，着重研究苏派教育，在全国率先研究地方教育流派。那段时间，气氛浓郁，关注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学者和教师参与了研究。后来顺利结题了。

现在应该算是第三阶段，我把这阶段作为反思阶段，看起来我不在研究，因为已结题了嘛，其实我仍在思考，仍处在研究状态。这说明，流派研究、苏派教育研究是我心中的一个“结”，一个未了的情。既因为自己还有一份责任感，总觉得一些问题研究还处在研究的表层，又因为流派研究内涵相当丰富，以往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只有一两个维度，水下的、其他维度的，都还没触碰到。这种研究状态表现为持续地在阅读，也持续地在关注正在进行着的地方的、学校的、教师个人的研究实践。我开始寻找教学流派研究的新方向、新维度。

第一，寻找到了流派研究的纵横两个研究维度。在时空的坐标上，我在两个维度上思考：纵向观照、横向观照。所谓纵向与横向观照，即在时间轴上和空间布局上。这主要受了19世纪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研究的影响。巡回展览本是一种展览的方式，但渐渐地成了一个艺术流派。这说明，长期坚持，逐步深化，并使其产生了相似的风格，得到大家的认可，是可以形成一个画派、一种艺术流派的。但是要深入研究并发现这一流派的价值还需要纵横扩展，内外结合，把它置于较长的历史时段上加以观照，置于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的关联中进行比对，使其文化价值意义由此而显豁。纵向观照的结果是，发现了这一画派的“势”。所谓“势”与中国古贤所说的“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和“各有其自然之势”十分相近。尽管我还没有完全看懂，但有一点领会肯定是对的，那就是流派在发展的时间轴上是可以形成气象、气势的，是会产生重要的、重大的影响的。横向观照的结果，是发现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如果不观照，如果不沟通，不进行跨界研究，那就失却了文化历程的关联性，把自己封闭起来，便缺失了流派研究的丰富性和广阔性，而且也不能阐明前述文化之“势”的确切含义。这样的“势”是单薄的，也是不能持久的，研究是不能深入的。

正是在时空坐标上，以往的苏派研究还相当不够，缺少历史的纵深感，也缺少时代的发展感；缺少文化的比较性，也缺少流派本身研究的丰厚度。我已明确了流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但我深知，自己的知识储备、学理的深度，还有研究的视野和研究方法，都远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可见，流派研究当属史学研究、文献研究、跨文化研究、教育比较研究，难度太大了，以往的研究太浅薄了。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本书叫“流派观察”还是十分适合的——只是观察而已。

第二，寻找到了流派研究的民族性维度。在流派的民族性上，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教学流派既具有地域文化的特点，又具有民族文化的印记；本土知识，抑或称地方性知识，理所当然包括民族文化知识。往深处看，一个地方教学流派，说到底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民族文化是流派的母体；教学流派是在民族文化的河床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然后流向远方。大而广之，中华民族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教育，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理论、经验，而且如此丰富深刻，一直滋养着中国教育的特

色。在世界教育（学）流派中，中国教育流派或称中华教育流派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以往的研究，我们却没有重视，更没有形成专题去研究，这说明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理论自信还不足。是该到了为世界教育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教育之道”“中国教育气派”的时候了。

以往我没有触及教学流派的民族性问题，是一大缺憾。究其原因，是对地域教育流派的理解过浅、视野过窄，更重要的是意识薄弱。正因为此，在苏派教育研究之初，有人质疑，都全球化了，还有什么地域教学流派存在吗？研究地域教学流派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作出深刻的回应，深处的原因现在已基本明晰了。当然，没有足够的研究力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看来，“流派观察”，观察的视野不开阔是个问题。

第三，寻找到了流派研究的学校维度，尤其是育人模式建构维度。流派固然和领袖式人物有关系，但领袖人物不只是形成自己个人的流派，他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学科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地方的教学或教育流派。以往的研究，有几点我是比较自信的：一是教学流派研究是文化研究，因为流派是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存在；二是教学流派说到底是关于人的研究，离开人，流派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在文化视野中的流派研究，应聚焦在育人模式建构的研究上，如果不能建构育人模式，就不能称之为流派。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的真正发生地是学校，如今，学校获得了更多的课改、教改的权利，校长、教师的创造性得到更大解放，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育人模式的探索，而且有了不少重大进展。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北京十一学校、清华附小、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江苏省天一中学、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小等，这些学校已经不只是在某一方面进行研究，也不只是在方法、手段上有所突破，而且是从整体上研究学生的发展，建构起具有校本特点的育人模式。尽管育人模式还在建构过程中，但雏形已开始显现，发展的态势也很健康，如果持续加强研究，若干年后，形成学校的教育（学）流派不是没有可能的。其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校长。我始终认为，从文化意义上看，一个好校长能够成就一所好学校。校长是学校之魂，是文化精神领袖，是改革的设计者、引路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必回避，而且正在形成共识。假若我

们从流派的角度加大研究力量，诸如杜威的实验学校、夏山学校、苏霍姆林斯基的巴甫雷什中学等，一定会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而且会走向世界。这是流派研究的又一新维度、新的生长点。流派观察，把观察点投射到学校，投射到育人模式上，应是流派研究又一新走向。

写到这儿，我强烈意识到，《流派观察》一书的“写在前面”，应当是深刻的反思，是新维度的寻找与新的生长，应当是流派的新观察。

核心观点

● 教学流派研究的文化阐释

一、教学流派不应是一个缺席的研究：文化的视角

课程改革牵引了基础教育一系列的改革，生发了许多极富新意的研究领域，教学流派就是其中一个新课题。的确，教学流派及其研究曾引起过大家的关注，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曾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几大教学流派进行过初步梳理，我也发过题为《当下教学改革发展的态势与教学流派产生的可能》的文章（《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遗憾的是，曾几何时，教学流派及其研究很快就沉寂了，至今几乎了无声息——教学流派及其研究缺席了。

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但多方面的原因可以从文化方面寻找和归结。恩格斯这么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有过这样的论断：“可以用文化来定义发展。文化不仅是发展的力量和方式，其本身就意味着发展。发展的境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